

佛说兴起行经 2 卷

[卷上](#) [卷下](#)

[佛说兴起行经序](#), [佛说孙陀利宿缘经第一](#), [佛说奢弥跋宿缘经第二](#), [佛说头痛宿缘经第三](#), [佛说骨节烦疼因缘经第四](#), [佛说背痛宿缘经第五](#), [佛说木枪刺脚因缘经第六](#), [佛说地婆达兜掷石缘经第七](#), [佛说婆罗门女梅沙谤佛缘经第八](#), [佛说食马麦宿缘经第九](#), [佛说苦行宿缘经第十](#).

No. 197

佛说兴起行经序

所谓昆仑山者，则阎浮利地之中心也。山皆宝石，周匝有五百窟，窟皆黄金，常五百罗汉居之。阿耨大泉，外周围山，山内平地，泉处其中。泉岸皆黄金，以四兽头，出水其口。各遶一匝已，还复其方，出投四海。象口所出者，则黄河是也。其泉方各二十五由延，深三厥劣——一厥劣者，七里也。泉中有金台，台方一由延，台上有金莲华，以七宝为茎。如来将五百罗汉，常以月十五日，于中说戒。因舍利弗问佛十事宿缘，后以十五日时，将本弟子说讫乃止，如是至九。往所以十问而九答者，以木枪之对，人间偿之，欲示人宿缘不可逃避故也。又阿耨泉中，非有漏、碍形所可周旋，唯有阿难为如来所接也。所以殷懃告舍利弗者，欲化诸龙故也。

佛说兴起行经卷上(一名严诫宿缘经，出杂藏)

后汉外国三藏康孟详译

闻如是：一时， 佛在摩竭国。
普为众生故， 止于竹园中。
佛语诸比丘， 及神足罗汉：
「各赍所乞食， 共至阿耨泉。」
路由五姓国， 将诸比丘众，

于中共乞食。
以神足飞下，
到阿耨大泉，
世尊食已讫，
当于饭食时，
比丘问世尊：
世尊便为说，
「地狱有罪人，
鬼神有千人，
须臾不休息，
斫满正千岁，
问：「作何等罪，
此肋大尔许，
「此本世间人，
坐贪色欲故，
以是宿缘故，
鬼神有千人，
世尊说如是，
「汝等作何缘？
神通大弟子，
智慧舍利弗，
「世尊无双比，
世尊先自说，
孙陀生恶谤，
无故诽谤尊，
坐奢弥跋提，
无故相诽谤，
何为得头痛？
诸节皆疼痛；
刚木枪刺脚；
培破脚拇指；
多舌童女人，
无故来相谤，
又在毘兰邑，

比丘五百人，
比丘僧围遶，
世尊坐其中。
诸比丘故食。
地为大震动。
「此地何为动？」
愍此众生动：
极行众逆恶，
斫其两大肋，
斧斤皆烧赤，
力极乃得断。」
乃致此苦痛？
使地为震动？」
恒喜淫他妻，
又杀清信士。
致得此大身，
恒斫此两肋。」
佛问诸四道：
各各可自说。」
能继转法轮，
起问于世尊：
无事不见闻。
宿世诸因缘。
望得其敬事，
此是何因缘？
此五百比丘，
此是何因缘？
诛杀五亲时，
及患脊背强；
调达崖石掷，
此是何因缘？
带杵起其腹，
在于大众中；
三月食马麦，

国师梵志请， 此是何因缘？
在于鬻秘地， 苦行足六年，
断息禅羸瘦， 此是何因缘？」
世尊为演说： 「舍利弗谛听。
今当尽为说， 先世所行缘。」

佛说孙陀利宿缘经第一

闻如是：

一时佛在阿耨大泉，与大比丘五百人俱，皆是阿罗汉——六通神足，大有名称，端正姝好，各有众相，不长、不短、不白、不黑、不肥、不瘦，色犹红莲华，皆能伏心意——唯除一比丘，何者？阿难是也。

舍利弗自从华座起，整衣服，偏露右臂，右膝跪莲华座，向佛叉手，问世尊言：「世尊无事不见、无事不闻、无事不知，世尊无双比，众恶灭尽、诸善普备，诸天龙神、帝王、臣民、一切众生，皆欲度之。世尊今故现有残缘？愿佛自说此缘，使天人、众生，闻者开解。以何因缘，孙陀利来诽谤？以何因缘，坐奢弥跋提被谤，及五百罗汉？以何因缘，世尊头痛？以何因缘，世尊骨节疼痛？以何因缘，世尊脊背强？以何因缘，刚木刺其脚？以何因缘，地婆达兜以崖石掷？以何因缘，多舌女人，带杆大众中，有漏、无漏，前来相诽谤曰：『何以不自说家事，乃为他说为？我今临产，当须酥油。』以何因缘，于毘兰邑，与五百比丘食马麦？以何因缘，在鬻秘地，苦行经六年，谓呼当得佛？」

佛语舍利弗：「还复华座。吾当为汝说先世诸因缘。」舍利弗即便还复本座。阿耨大龙王，闻佛当说缘法，踊跃欢喜，即为佛作七宝交露盖，盖中雨栴檀、末香，周遍诸座。无数诸天龙、鬼神、干沓和、阿须伦、迦楼罗、甄陀罗、摩休勒，皆来诣佛，叉手作礼，围遶而立。

佛便为舍利弗说：「往昔过去世，波罗[木*奈]城中，有博戏人，名曰净眼，巧于歌戏。尔时，有淫女，名曰鹿相，端正姝好，严净无比。时净眼往至鹿相所，语此女曰：『当共出外，诣树园中，求于好地，共相娱乐。』女答曰：『可尔。』鹿相便归，庄严衣服，诣净眼家。净眼即严驾好车，与鹿相共载，出波罗[木*奈]城，至于树园，共相娱乐。」

「经于日夜，净眼覩其衣服珍妙，便生贪心：『当杀此女，取其衣服。』复念：『杀已，当云何藏之？』时此园中，有辟支佛，名乐无为，去其所止不远。净眼又念：『此辟支佛，晨入城乞食后，我当杀鹿相，埋其庐中，持衣而归，谁知我处？』明旦，辟支佛即入城乞食，净眼于后，便杀鹿相，脱衣服取，埋尸着乐无为庐中，平地如故，便乘车从余门入城。

「尔时，波罗[木*奈]国王名梵达。国人不见鹿相，遂彻国王，众人白王：『鹿相不见。』王即召群臣，遍诣里巷，户至觅之。诸臣受教，如命觅之，遍觅不得，便复出城，见树间众鸟飞翔其上，众人便念：『城中已遍不得，此必有以，当共往彼。』即寻便往到乐无为庐前，搜索得尸。诸臣语乐无为曰：『已行不净，胡为复杀？』辟支佛默然不答。问如此至三，不答如前。乐无为手脚着土，此是先世因缘，故默不答。

「众臣便反缚乐无为，拷打问辞。树神人现出半身，语众人曰：『莫拷打此人。』众臣曰：『何以不打？』神曰：『此无是法，终不行是。』诸臣虽闻神言，不肯听用，将此乐无为，径诣王所，白王曰：『此道士，行不净已，又复杀之。』王闻是语，瞋恚大唤，语诸大臣：『看是道士，行于非法，应当尔耶？』王勅诸臣：『急缚驴馱，打鼓遍巡，然后出城南门，将至树下，铁铤[矛*赞]之，贯着竿头，聚弓射之；若不死者，便斩其头。』诸臣受教，急缚驴馱，打鼓巷至巡之。国人见之，皆怪所以，或有信者、或不信者，众人集观，唤呼悲伤。

「于时，净眼在破墙中藏，闻众人云云声，便于墙中，倾顾盗视，见乐无为反缚驴馱，众人逐行，见已心念：『此道士无故见枉当死，此不应有爱欲。我自杀鹿相，非道士杀，我自受死，当活道士。』净眼念已，便出走趣大众，普唤上官曰：『莫困杀此道士，非道士杀鹿相，是我杀之耳。愿放此道士，缚我，随罪治我。』诸上官皆惊愕曰：『何能代他受罪？』即共解辟支佛缚，便捉净眼，反缚如前。诸上官等，皆向辟支佛作礼忏悔：『我等愚痴，无故枉困道士，当以大慈，原赦我罪，莫使我将来受此重殃。』如是至三，乐无为辟支佛默然不答。

「辟支佛心念：『我不宜更入波罗[木*奈]城乞食，我但当于此众前，取灭度耳。』辟支佛便于众前，踊升虚空，于中往反，坐、卧、住、立，腰以下出烟、腰以上出火；或复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烟；或左肋出烟、右肋出火；或左肋出火、右肋出烟；或腹前出烟、背上出火；或腹前出火、背上出烟；

或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水；或腰以下出水、腰以上出火；或左肋出火、右肋出水；或左肋出水、右肋出火；或腹前出水、背上出火；或腹前出火、背上出水；或左肩出水、右肩出火；或左肩出火、右肩出水；或两肩出水、或两肩出火；然后，举身出烟、举身出火、举身出水，即于空中，烧身灭度。于是，大众皆悲涕泣，或有忏悔、或有作礼者，取其舍利，于四衢道起偷婆。

「诸上官即将净眼诣王梵达：『此人杀鹿相，非是道士杀。』王便瞋此监司：『前时，何为妄白虚事，云此人杀人，今云非也。乃使我作虚妄之人，枉困道士。』诸臣白王：『于时频问道士，何为杀人也？时道士默不见答，又手脚复着土，以是故，臣等谓呼其杀人。』王便勅臣：『驴馱此人，于城南，先以铤[矛*赞]之，然后立竿贯头，聚弓射之；若不死者，便斫其头。』诸臣受教，即以驴馱，打鼓遍巡已，出城南，诣树下，以铤[矛*赞]贯木，聚弓射之，然后斫头。」

佛语舍利弗：「汝乃知尔时净眼者不？则我身是。舍利弗！汝复知鹿相者不？则今孙陀利是。舍利弗！汝知尔时梵达王不？则今执杖释种是。舍利弗！我尔时杀鹿相、枉困辟支佛，以是罪故，无数千岁，在泥犁中煮，及上剑树；无数千岁，在畜生中；无数千岁，在饿鬼中。尔时余殃，今虽作佛，故获此孙陀利谤。」

于是，佛自说宿命因缘偈曰：

「我先名净眼，	乃是博戏人。
辟支名乐无，	无过致困苦。
此有真净行，	为众所烦恼，
毁辱而缚束，	复欲驱出城。
见此辟支佛，	困辱被系缚，
我起慈悲心，	使令得解脱。
以是因缘故，	久受地狱苦。
乃尔时残殃，	今故被诽谤。
我今断后生，	便尽于是世，
坐此孙陀利，	故得其诽谤。
因缘终不脱，	亦不着虚空。
当护三因缘，	终始不可犯。

我自成尊佛， 得为三界将，
故说先因缘， 阿耨大泉中。」

佛语舍利弗：「汝观如来，众恶皆尽、诸善普备，能度天龙、鬼神、帝王、臣民、蠓飞、蠕动，皆使得度，无为安乐。虽有是功德，犹不免于宿缘，况复愚冥未得道者，不摄身、口、意，此等当如何？」

佛语舍利弗：「汝当学是，及诸罗汉并一切众生，当护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汝当学是，并及一切。」

佛说是时，舍利弗及五百罗汉、阿耨大龙王、天、龙、鬼神、干沓和、阿须伦、迦楼罗、甄陀罗、摩休勒，闻佛所说，欢喜受行。

佛说奢弥跋宿缘经第二

闻如是：

一时佛在阿耨大泉，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皆是罗汉，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难也。

是时，佛告舍利弗：「过去久远九十一劫，是时有王，名曰善说，城名善说所造。有一婆罗门，名延如达，好学广博，外学、三部、天文、图讖、占相、艺术，晓七种书及外道教诫，解了众法，世俗典籍，相有三十，常教学五百豪族童子。复有一婆罗门，名曰梵天，大富饶财，象、马、七珍、侍使、仆从，妇名净音，端正姝妙，容貌第一，性行和调，无嫉妬心。延如达以梵天为檀越，妇净音供养延如达，饮食、衣被、床卧、坐具、病瘦、医药。

「有一辟支佛，名曰爱学，往到城内，执衣持钵，行欲乞食。偶至梵天门，时净音见辟支佛，衣服整齐、行步详审、六根寂定，心甚爱乐，即请供养曰：『自今已去，衣被、饮食、床卧、医药，常从我受，当为我故，受我请。』净音即以浓美饮食，满钵与之。辟支佛受已，执钵升虚，七反回旋，飞还所止。时城内人，见此神足曰：『国有是人，我等有福。』举国欢喜，供养无厌。

「净音供养辟支佛日进；待延如达遂薄。延如达自觉薄己厚彼，便兴嫉嫉、诽谤之言：『此道士，实无戒德。何以故？与此净音作不净行故也。以是

故，厚供养之。』延如达告五百弟子曰：『此道士，犯戒、无精进行。诸童子各归家，宣令曰：「此道士，无有净行，与净音通。」』诸童子曰：『尔！如师所言，此道士实有淫欲心。』五百童子，受教入城，至巷宣令曰：『此道士，有淫欲心，与净音通。』国人咸疑：『神足如是，有此秽声耶？』此声经七年乃断。后辟支佛现十八变，取于灭度，众人乃知延如达为虚妄、辟支佛为清净。』

佛语舍利弗：「汝知尔时延如达不？则我身是；尔时梵天者，忧填王是；尔时净音者，奢弥跋是；尔时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罗汉是。」

佛语舍利弗：「我尔时因失供养故，便生妬嫉心，与汝等共诽谤辟支佛，以是因缘，与汝等共入地狱，镬汤见煮，无数千岁。由是余殃，今虽得佛，故与汝等，有奢弥跋之谤也。」

于是，世尊说先世因缘偈曰：

「我先为梵志，	广学外四部，
止于树园中，	教授五百童。
有一辟支佛，	清净有神足。
见是得供养，	无故横相谤，
还语诸童子，	道士不净行。
我适说是时，	童子皆欢喜。
童子闻是已，	遍行诸里巷，
尽向众人说，	道士犯不净。
以是因缘故，	经历地狱久，
我及汝曹等，	更是无限苦。
由是残因缘，	是众五百人，
无故被诽谤，	坐此奢弥跋。
我今在末世，	成于无上道，
无故而诽谤，	坐此奢弥跋。
如来成尊佛，	三界之大将，
阿耨大池中，	自说本世缘。」

佛告舍利弗：「汝观如来，众漏已尽、诸善普具，慈愍天人、乃至蠕动，皆欲使济度。虽有此功德，犹不免于宿缘，况复愚矇、未识道者？」

佛语舍利弗：「汝当学是，及诸罗汉、一切众生，皆当学是。」

佛语舍利弗：「汝当护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当学如是。」

佛说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罗汉、阿耨大龙王、天、龙、鬼神、干沓和、阿须伦、迦楼罗、甄陀罗、摩休勒，闻佛所说，欢喜受行。

佛说头痛宿缘经第三

闻如是：

一时佛在阿耨大泉，与大比丘五百人俱，皆是阿罗汉，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难也。

佛告舍利弗：「过去久远世，于罗阅祇大城中，时谷贵饥馑，人皆舍取白骨，打煮饮汁，掘百草根，以续微命。以一升金，贸一升谷。尔时，罗阅祇有大村数百家，名曰吱(九支反)越。村东不远，有池，名曰多鱼。吱越村人，将妻子诣多鱼池，止于池边，捕鱼食之。时捕鱼人，采鱼着岸上，在陆而跳。

「我尔时为小儿，年适四岁，见鱼跳而喜。时池中有两种鱼：一种名麸，一种名多舌。此自相语曰：『我等不犯人，横被见食。我等后世，要当报此。』」

佛语舍利弗：「汝识尔时吱越村人，男、女、大、小不？则今迦毘罗越国诸释种是；尔时小儿者，我身是；尔时麸鱼者，毘楼勒王是；尔时多舌鱼者，今毘楼勒王相师，婆罗门名恶舌者是。尔时鱼跳，我以小杖打鱼头，以是因缘，堕地狱中，无数千岁。我今虽得阿惟三佛，由是残缘故，毘楼勒王伐释种时，我得头痛。」

佛语舍利弗：「汝知我云何头痛？舍利弗！我初得头痛时，语阿难曰：『以四升钵，盛满冷水来。』阿难如教持来，以指按额上，汗涖水中，水即寻消灭。犹如终日炊空大釜，投一涖水，水即焦燃。头痛之热，其状如是。假令须弥山边，旁出亚崖一由延、至百由延，值我头痛热者，亦当消尽。舍利弗！如来头痛如是。」

佛尔时说宿缘偈曰：

「先世吱越村，
捕鱼置岸上，
以是因缘故，
名曰黑绳狱，
由是残因缘，
杀是诸释时，
此缘终不化，
当共自谨慎，
我自成尊佛，
故说先世缘，

有一吱越子，
以杖敲其头。
经历地狱久，
烧煮甚久长。
今得头痛热，
恶行毘楼勒。
亦不着虚空。
防护身口意。
得为三界将，
阿耨大泉中。」

佛语舍利弗：「汝见如来，众恶已尽、诸善普具，欲使天、龙、鬼神、帝王、臣民，皆念其善，犹有此缘，况复愚冥、未得道者？」

佛语舍利弗：「汝当学是，及诸罗汉、一切众生，皆当学是。」

佛语舍利弗：「汝当护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当学是。」

佛说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罗汉、阿耨大龙王、天、龙、鬼神、干沓和、阿须伦、迦楼罗、甄陀罗、摩休勒，闻佛所说，欢喜受行。

佛说骨节烦疼因缘经第四

闻如是：

一时佛在阿耨大泉，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皆是阿罗汉，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难也。

佛语舍利弗：「往昔久远世，于罗阅祇城中，有一长者子，得热病甚困。其城中有一大医子，别识诸药，能治众病。长者子呼此医子曰：『为我治病愈，大与卿财宝。』医子即治，长者子病得差；既差之后，不报其功。长者子于后复病，复命治之，差不答劳。如此至三，不报如前。

「后复得病，续唤治之，医子念曰：『前已三差，而不见报。』长者子曰：『卿前后治我，未得相报，今好治我，差当并报。』医子念曰：『见欺如此至三，如逛小儿，我今治此，当令命断。』即便与非药，病遂增剧，便致无常。」

佛语舍利弗：「汝知尔时医子不？则我身是；尔时病长者子者，地婆达兜是也。」

佛语舍利弗：「我尔时与此长者子非药，致令无常，以是因缘，数千岁受地狱烧煮，及畜生、饿鬼。由是残缘，今虽得作佛，故有骨节烦疼病生。」

于是，佛说宿缘颂曰：

「我往为医子， 治于长者儿，
瞋恚与非药， 由此致无常。
以是宿因缘， 久受地狱苦，
尔时余因缘， 故致烦疼患。
因缘终不灭， 亦不着虚空。
以是三因缘， 尽护身、口、意。
我自成尊佛， 得为三界将，
故说先世缘， 阿耨大泉中。」

佛语舍利弗：「汝见如来，众恶已尽、诸善普具，欲使天、龙、鬼神、帝王、臣民，皆念其善，犹有此缘，况复愚冥、未得道者？」

佛语舍利弗：「汝当学是，及五百罗汉、一切众生，皆当学是。」

佛语舍利弗：「汝当护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汝当学是。」

佛说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罗汉、阿耨大龙王、天、龙、鬼神、干沓和、阿须伦、迦楼罗、甄陀罗、摩休勒，闻佛所说，欢喜受行。

佛说背痛宿缘经第五

闻如是：

一时佛在阿耨大泉，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皆是罗汉，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难也。

于是，佛语舍利弗：「往昔久远世时，于罗阅祇，时大节日聚会，时国中有两姓力士：一姓刹帝力种，一姓婆罗门种，亦来在会。时两力士共相扑，婆罗门力士语刹帝力力士曰：『卿莫扑我，我当大与卿钱宝。』刹帝力便不尽力，戏令其屈伏也。二人俱得称，皆受王赏，婆罗门力士竟不报刹帝力力士

所许。到后节日，复来聚会相扑，婆罗门力士复求首刹帝力力士，如前相许，刹帝力力士复饶不扑，得赏如上，复不相报。如是至三。

「后节复会，婆罗门力士重语刹帝力力士曰：『前后所许，当一时并报。』刹帝力力士心念曰：『此人数欺我，既不报我、又侵我分，我今日当使其消。』是刹帝力便干笑语曰：『卿诳我满三，今不复用卿物。』便右手捺项，左手捉袴腰，两手蹙之，挫折其脊，如折甘蔗，擎之三旋，使众人见，然后扑地，堕地即死。王及群臣，皆大欢喜，赐金钱十万。」

佛语舍利弗：「汝知尔时刹帝力力士扑杀婆罗门力士者不？则我身是；婆罗门力士者，地婆达兜是。」

佛语舍利弗：「我尔时以贪恚故，扑杀此力士，以是因缘，堕地狱中，烧煮榜治，经数千岁。今我已成阿惟三佛，诸漏已尽，尔时残缘，今故有此脊痛之患。」

于是，世尊自说宿缘颂曰：

「节会共相扑， 意欲屈彼人，
 一举扑着地， 令其脊中折。
 以是因缘故， 久受地狱苦，
 先世残余殃， 故致脊痛患。
 此缘终不灭， 亦不着虚空。
 护是三因缘， 莫犯身、口、意。
 我自成尊佛， 得为三界将，
 阿耨大泉中， 自说宿世缘。」

佛语舍利弗：「汝见如来，众恶已尽，诸善普具，诸天、龙、神、帝王、臣民、一切众生，皆欲令得渡，尚不免余殃，况复愚痴、未得道者？」

佛语舍利弗：「汝等当学是，护身三、口四、意三。」

佛说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罗汉、八部鬼神，闻佛所说，欢喜受行。

佛说木枪刺脚因缘经第六

闻如是：

一时佛在罗阅祇竹园精舍，与大比丘僧五百人俱。世尊晨旦着衣持钵，与五百比丘僧及阿难围遶，共入罗阅祇城乞食，家家遍至。见此里中，有破刚木者，有一片木，长尺二，迸在一边，于佛前立。佛便心念：「此是宿缘，我自作是，自当受之。」众人闻见，皆共聚观，大众见之，惊愕失声。佛复心念：「今当现偿宿缘，使众人见，信解殃对，不敢造恶。」

佛便踊在虚空，去地一刃，木枪逐佛，亦高一刃，于佛前立；佛复上二刃、三刃、四刃乃至七刃，枪亦随上七刃；世尊复上高一多罗，枪亦高一多罗；佛复上乃至七多罗，枪亦随上，立于佛前；佛复上高七里，枪亦高七里；佛复上高十里，枪亦如是；佛复上高一由延，枪亦随之；佛复上七由延，枪亦上随之。

佛于空中，化作青石，厚六由延，纵广十二由延，佛于上立，枪便穿石，出在佛前立；佛复于空中，化作水，纵广十二由延，深六由延，于水上立，枪复过水，于佛前立；佛复于空中，化作大火，纵广十二由延，高六由延，于焰上立，枪亦过焰，至佛前立；佛复于空中，化作旋风，纵广十二由延，高六由延，于风上立，枪从傍边斜来，趣佛前立。

佛复上至四天王宫殿中住，枪亦来上，至佛前立。佛复上至三十三天，上壁方一由延琉璃石，佛于上立，枪亦来上，在佛前立。佛去后，四天王相告曰：「佛畏此木枪，枪亦逐不置。」皆共忿然不悦，从三十三天化去。至焰天，焰天化去；至兜率，兜率化去；至涅槃罗他，涅槃罗他化去；至婆罗尼蜜，婆罗尼蜜化去；至梵天；木枪从三十三天，以次来上，乃至梵天，于佛前立。诸天皆相谓曰：「佛畏此枪，舍走，然枪逐不置。」

尔时，世尊与诸梵天说自宿缘法；从梵天还，至婆罗尼蜜；婆罗尼蜜，下至涅槃罗他；涅槃罗他，下至兜率；兜率，下至焰天；焰天，下至三十三天；三十三天，下至四天王；四天王，下还至罗阅祇；所过诸天，皆为说宿缘法，枪亦复从上下至罗阅祇，佛亦为罗阅祇人说宿缘法。

佛与比丘僧出罗阅祇城，枪亦寻佛后，国人尽逐佛出城。佛问众人：「汝等欲何至？」

众人答曰：「欲随如来，看此因缘。」

佛语众人：「各自还归，如来自知时节。」

阿难问佛：「如来！何以遣众人还？」

佛语阿难：「若众人见我偿此缘者，皆当盟死堕地。」阿难便默。

世尊即还竹园僧伽蓝，自处己房，勅诸比丘：「各自还房。」各受教还房。

阿难问佛：「我当云何？」

佛语阿难：「汝亦还房。」阿难即还。

佛便心念：「是缘我宿自造，必当偿之。」即取大衣，四迭襞之，还坐本座。佛便展右足，木枪便从足趺上下入，彻过入地，地深六万八千由延；过此地至水，水深亦六万八千由延；过水至火，火高六万八千由延；至火乃焦。当尔时，地六反震动。阿难、诸比丘，各自心念：「今此地动，枪必刺佛脚也。」

佛被刺已，苦痛、辛痛、疼痛、断气痛。阿难即至佛所，见佛脚枪刺疮，便闷死倒地。佛便以水洒阿难，阿难乃起。起已，礼佛足、摩拭佛足、鸣佛足，涕泣堕泪曰：「佛以是脚，行至树下降魔，上至三十三天，为母说法。世尊金刚之身，作何因缘，为此小木所害乃尔？」

佛语阿难：「且止，勿忧涕泣。世间因缘，轮转生死，有是苦患。」

阿难问佛：「今者，疮痛增损何如？」

佛语阿难：「渐渐有降。」

舍利弗将诸比丘僧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礼已，一面住。舍利弗问佛：「不审疮痛，增损云何？」

佛报舍利弗：「疮痛渐渐有损。」

尔时，比丘众中，漏未尽者，见此疮，皆悲唤号泣曰：「世尊大悲，无物不济，而云何有此痛缘也？」

佛语此等比丘：「且止，莫涕。我乃先世自造此缘，要当受之，无可逃避处。此对亦非父作、亦非母作、亦非王作、亦非天作、亦非沙门、婆罗门所

作，本我自造，今自受之。」诸漏尽神通者，各自默然思惟佛往日曾所说偈曰：

「世人所作行， 或作善恶事，
此行还归身， 终不朽败亡。」

耆婆闻佛为木枪所刺，涕泣至阿闍世王所。阿闍世王曰：「卿何以涕泣？」

耆婆答曰：「我闻佛为木枪刺脚，是以涕耳。」

阿闍世王闻此语，便从床上，闷死堕地，良久乃稣。举宫内外，咸皆惊怖。王起涕泣，勅诸臣曰：「速疾严驾，欲至佛所。」诸臣受教，即便严驾，白王曰：「严驾已讫。」王即便上车，出罗阅祇城。

城内四姓宗族、清信士女，闻佛为木枪所刺，王与弟耆婆，及此人众，百千围遶，共至佛所。下车、脱冠、解剑、退盖，步进诣佛。佛右肋侧卧，王礼佛已，手捉佛足，摩按、口鸣，自称国号姓名曰：「摩竭王阿闍世，问讯世尊，疮痛宁有小损不？」

佛报阿闍世：「当使大王，常得安隐，长寿无病。王当治以正法，莫行非法。」佛便命王使坐，王即就座。

王问佛言：「我从如来所闻，佛身金刚，不可毁坏。不审今者，何为此木枪所刺耶？」

佛告王曰：「一切诸法，皆为缘对所坏。我身虽是金刚，非木枪能坏，宿对所坏。」

于是，世尊即说颂曰：

「世人所作为， 各自见其行，
行善得善报， 行恶得恶报。」

「是故，大王！当学舍恶、从善。愚騃不学问，未识真道者，戏笑轻作罪，后当号泣受。是故，大王！不可以戏笑作罪，王当学如是。」

王语耆婆：「汝合好药，洗疮呪治，必令时差。」

耆婆曰：「诺。」耆婆即便礼佛、洗足、着生肌药已，复读止痛呪。耆婆出百千价[迭*毛]，用裹佛足，以手摩足，以口鸣之曰：「愿佛老寿，此患早除。一切众生，长夜之苦，亦得解脱。」即起礼佛，于一面住。

佛于是为阿闍世王、一切众会故，说四谛法：「何谓四谛？苦谛、苦习谛、苦尽谛、苦尽道谛，是为四谛。」说是时，六十比丘，得漏尽、意解；万一千人，得法眼净。

王于是辞曰：「国事多故，欲还请辞。」

佛言：「可，宜知是时。」

王即起，稽首佛足，遶三匝而归。诸众亦各礼佛，遶三匝而还。

于是暮，夜半，有七天人，人人能出百种音声，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遶床一匝而立。一天白佛：「瞿昙沙门！如师子受疮，能忍苦痛，不告他人。」

一天又曰：「瞿昙沙门！如象受疮，能忍苦痛，不语他人。」

一天复曰：「瞿昙沙门！如犁牛号时，亦不觉苦痛。」

一天复曰：「瞿昙沙门！如水牛号时，亦不觉痛。」

一天复曰：「瞿昙沙门！如八臂天王受疮，能忍苦痛。」

一天复曰：「瞿昙沙门！如宝马不觉苦痛。」

一天复曰：「瞿昙沙门！审谛清静，不觉苦痛。」

第一天曰：「佛！人中师子、人中象、人中犁牛、人中水牛、人中八臂天王、人中宝马、人中审谛清静，世尊如此等，能忍苦痛。此辈愚耐痛，世尊以慧耐。不如外学、梵志，已过中年，懈废取妇，故望度苦，无由得度。何以故？不能究竟故也。如来法中，清静究竟，断诸爱欲，灭尽涅槃，如此乃度三界秽海也。何以故？是辈心意正定，从四谛求涅槃故也。」

天于是以偈颂曰：

「凶犷难降伏， 痴疑无定智，
志荒处野露， 不度生死渊。」

定智除凶愚， 调意众缚解，
志寂无狂惑， 是度生死海。」

于是，天说偈已，佛默然可之。诸天见佛默然，知为可意，即稽首佛足，遶三匝已，忽然化去。

至清旦，佛语舍利弗：「往昔无数阿僧祇劫前，尔时，有两部贾客，各有五百人，在波罗[木*奈]国，各撰合资财，欲严船渡海。装揀已讫，解系张帆，便引而去。乘风径往，即至宝渚。渚上丰饶，多有衣被、饮食、床卧、坐具，及妙婬女，种种杂宝，无物不有。一部贾客主语众人曰：『我等以资财故，勤身苦体，渡海至此，所求已获，今当住此，以五乐自娱。』第二萨薄告其部众：『此间虽饶众宝、五乐、婬女、衣食无乏，不当于此久住。』

「是时，于虚空中，有天女慈愍此辈贾客，欲使从心所愿，多得财宝，无为还归，便于空中，语众贾人曰：『此间虽有财宝、五乐、婬女、衣被、饮食，不足久住，当早还去。何以故？却后七日，此地皆当没水。』语讫化去。复有魔天女，意欲使此贾客于此没尽，不得还归，于空中告曰：『卿等不足严驾欲还去，此间快乐，极可娱乐。此地初无水至，设当有水至此，此之众宝、饮食、衣被、婬女、五乐，何由而有？前天所说，水当没此，皆是虚妄，不足信之。』说已化去。

「第一萨薄闻天女语已，勅其部众：『卿等勿复严驾欲得还去，莫信前天所说，此是虚妄耳。此间快乐，五欲无乏，阎浮勤苦，正欲求此，今已得之，何缘复去？』第二萨薄还告其众：『卿等莫贪五乐，于此久住。却后七日，水当满此，速疾市买，装驾治船。前天所说，至诚不虚。设七日无水，犹当治严还去，岂可舍本父、母、妻子乎？若当却后七日，水不至者，便当于此五乐自娱，然后徐归。若水审来，如前天所说者，治严已竟，去复何难？』」

佛语舍利弗：「却后七日，如前天所言，水满其地。于时，第二萨薄，先已严办，水至之日，所将部众，即得上船；第一萨薄，先不治严，水至之日，与治严者争船，船主护之，不令得前，便着铠持杖，共相格战。第二萨薄于船上，以鉞(麤官反)鉞第一萨薄脚，彻过，即便命终。」

佛语舍利弗：「汝知第一萨薄者不？则地婆达兜是；第二萨薄，以鉞鉞第一萨薄者，则我身是；尔时，第一贾客，众五百人者，则今地婆达兜五百弟子

是；尔时，第二贾客，五百众者，则今五百罗汉是；尔时，第一天女者，则舍利弗是；尔时，第二天女，则今名满月比丘，婆罗门弟子是。」

佛语舍利弗：「我往昔作萨薄，贪财分死渡海，与彼争船，以鍚鍚彼萨薄脚。以是因缘，无数千岁，经地狱苦；于地狱中，无数千过，为鍚鍚所刺；无数千岁，堕畜生中，为人所射；无数千岁，在饿鬼中，上铁锥树上。今虽得如来金刚之身，以是余殃故，今为木枪所刺。」

尔时，世尊说宿缘偈曰：

「先世作萨薄，	乘船行渡海。
两贾共争船，	以鍚鍚彼脚。
以是因缘故，	地狱受鍚苦，
为畜常被射，	饿鬼上锥树。
今已成佛道，	愍念众生故，
虽得金刚身，	不免于木枪。
因缘终不灭，	亦不着虚空。
当护三因缘，	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尊佛，	得为三界将，
阿耨大泉中，	自说先世缘。」

佛语舍利弗：「汝观如来，众恶已尽、诸善普备，诸天、龙、神、帝王、臣民、一切众生，皆欲度之，犹不免此对，况复愚冥、未得道者？是故，舍利弗！当护身、口、意，莫犯是三事。舍利弗！汝等当学如是。」

佛说是已，舍利弗欢喜受行。

佛说兴起行经卷上

佛说兴起行经卷下

后汉外国三藏康孟详译

佛说地婆达兜掷石缘经第七

闻如是：

一时佛在阿耨大泉，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皆是阿罗汉，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难也。

是时，佛告舍利弗：「往昔过去世，于罗阅祇城，有长者名曰须檀，大富，多饶财宝、象、马、七珍、僮仆、侍使，产业备足。子名须摩提。其父须檀，奄然命终。须摩提有异母弟，名修耶舍。摩提心念：『我当云何设计，不与修耶舍分？』须摩提复念：『唯当杀之，乃得不与耳。』须摩提语修耶舍：『大弟，共诣耆闍崛山上，有所论说去来。』修耶舍曰：『可尔。』须摩提即执弟手上山，既上山已，将至绝高崖头，便推置崖底，以石埽之，便即命绝。」

佛语舍利弗：「汝知尔时长者须檀者不？则今父王真净是也；尔时子须摩提者，则我身是；弟修耶舍者，则今地婆达兜是。」

佛语舍利弗：「我尔时贪财、害弟，以是罪故，无数千岁，在地狱中烧煮、为铁山所埽。尔时残缘，今虽得阿惟三佛，故不能免此宿对。我于耆闍崛山经行，为地婆达兜举崖石，长六丈、广三丈，以掷佛头。耆闍崛山神，名金埗罗，以手接石，石边小片，迸堕中佛脚拇指，即破血出。」

于是，世尊即说宿命偈曰：

「我往以财故，	杀其异母弟，
推着高崖下，	以石埽其上。
以是因缘故，	久受地狱苦，
于其地狱中，	为铁山所埽。
由是残余殃，	地婆达下石，
崖片落伤脚，	破我脚拇指。
因缘终不朽，	亦不着虚空。
当护三因缘，	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尊佛，	得为三界将，
阿耨大泉中，	说此先世缘。」

佛语舍利弗：「汝观如来，众恶已尽、诸善普具，诸天、龙、神、帝王、臣民、一切众生，皆欲度之，尚有宿缘，不能得免，况复愚冥、未得道者？舍利弗等，当学如是，莫犯身、口、意。」

佛说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罗汉、阿耨大龙王、天、龙、鬼神、干沓和、阿须伦、迦楼罗、甄陀罗、摩休勒，闻佛所说，欢喜受行。

佛说婆罗门女梅沙谤佛缘经第八

闻如是：

一时佛在阿耨大泉，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皆是罗汉，六通神足，除一比丘——阿难也。

佛告舍利弗：「往昔阿僧祇劫前，尔时有佛，号名尽胜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时在波罗[木*奈]国，与大比丘六万八千众，皆是罗汉。舍利弗！尔时尽胜如来有两种比丘：一种比丘名无胜，一种比丘名常欢。无胜比丘者，六通神足也；常欢比丘者，结使未除。

「尔时，波罗[木*奈]城，有长者名大爱，有象、马、七宝，资财无极。大爱长者有妇，名曰善幻，端正无比。两种比丘，往来其家，以为檀越。善幻妇者，供养无胜比丘，衣被、饮食、床卧、医药，四事无乏；供养常欢，至为微薄。何以故？无胜比丘，断于诸漏，六通具足；常欢比丘，结使未尽，未成道故也。常欢比丘见无胜比丘偏受供养，兴嫉妬意，横生诽谤曰：『无胜比丘与善幻通，不以道法供养，自以恩爱供养耳。』」

佛语舍利弗：「汝知尔时尽胜如来弟子常欢者不？则我身是；欲知善幻妇人者，则今婆罗门女，名梅沙者是。」

佛语舍利弗：「我尔时无故诽谤无胜罗汉，以是罪故，无数千岁，在地狱中，受诸苦痛。今虽得佛，为六师等、诸比丘众、漏尽、未尽、及诸王、臣民、清信士女说法时，以余殃故，多舌童女，带杆起腹，来至我前曰：『沙门何以不自说家事？乃说他事为。汝今日独自乐，不知我苦耶。何以故？汝先共我通，使我有娠，今当临月事，须酥油养于小儿，尽当给我。』」

尔时，众会皆低头默然。时释提桓因侍后扇佛，以神力化作一鼠，入其衣里，啮于带杆，忽然落地。尔时，诸四部弟子、及六师徒等，见杆堕地，皆大欢喜，扬声称庆，欣笑无量，皆同音骂曰：「汝死赤吹罪物，何能兴此恶意，诽谤清净无上正真？此地无知，乃能容载如此恶物也。」诸众各说，是时，地即为劈裂，焰火踊出，女便堕中，径至阿鼻大泥犁中。

大众见此女现身堕泥犁，阿阇世王便惊恐，衣毛为竖，即起叉手，长跪白言：「此女所堕，今在何处？」

佛答大王：「此女所堕，名阿鼻泥犁。」

阿阇世王复问佛：「此女不杀人、亦不偷盗，直妄语，便堕阿鼻耶？」

佛语阿阇世王：「我所说缘法，有上、中、下，身、口、意行。」

阿阇世王复问：「何者为重？何者为中？何者为下？」

佛语阿阇世王：「意行最重，口行处中，身行在下。」阿阇世王复问佛，佛答曰：「身行麤现，此事可见；口行者，耳所闻；此二事者，世间所闻见。」佛语大王：「意行者，设发念时，无闻见者，此是内事。众行，为意钉所系。」

王复问佛：「意不可见，云何独系意钉耶？」

佛答王曰：「若男子、女人，设欲身行杀、盗、淫者，先当思惟，朝中人定何时可行也，思惟何处可往。」佛复语王：「夫人作行，先心计较，然后施行，是故系于意钉，不在身口也。」佛复语王：「是口行者，欲行口行时，先意思惟：『若在大会，讲论法时；若在都坐，断当律时，设问我者，我当违反彼说，此间非是已事；若有是语者，我当反之，此受他意气故，作是语耳。』若行此三事不著者，复更作计，当往鬪之曰：『彼欲杀汝、破汝、坏汝，汝当随我语，莫信他人。』若作此两舌者，成于虚伪，灭其正法，命终之后，堕于泥犁。」佛语王：「是故，口行系于意钉，不系身、口。」

王复问佛：「何以故？」

佛答王曰：「身三、口四，皆系意钉，意不念者，身不能独行，是故身、口系意钉。」

于是，世尊即说偈曰：

「意中熟思惟， 然后行二事。
佯惭于身、口， 未曾愧心意。
先当惭于意， 然后耻身、口，
此二不离意， 亦不能独行。」

于是，阿闍世王闻佛说法，涕泣悲感。佛问王：「王何为涕？」

王答曰：「为众生无智，不解三事，恒有损减，是故悲耳。此众生但谓身、口为大，不知意为深奥。世尊！我本谓身、口为大，意为小；今从佛闻，乃知意为大，身、口为小。」

佛问王曰：「本何以知身、口大，意为小；今方云意大，身口、小耶？」

王复白佛：「夫人杀生，人皆见之；若偷盗、淫婬，亦人所见，此身三事，天下尽见；口行妄语、恶口、两舌、言不至诚，此口四事，天下所闻；意家三事，非耳所闻、非眼所见。是故，众生以眼见、耳闻为大。今闻佛说，乃知心意为大，身，口为小。以是故，身、口二事，系于意钉。」

佛复问王：「云何知意钉为大，身、口二事，系于意钉？」

王白佛言：「此多舌女人，欲设谤毁，先心思念：『当以系杆起腹，在大众中，说是辈事。』又闻佛说，是故，我知意大，身、口小。」

佛语大王：「今云何解意大，身、口小？」

王答曰：「设欲行事，先心发念，然后身、口行之。是故，知意大，身、口小。」

佛言：「善哉！善哉！大王善解此事，常当学此，意大，身、口小。」

说是法时，众中八十比丘，漏尽意解；二百比丘，得阿那含道；四百比丘，得斯陀含道；八百比丘，得须陀洹道；八万天与人，皆得法眼净；十万人及非人，皆受五戒；二十万鬼神，受三自归。

于是，世尊说宿缘偈言：

「尽胜如来时，
毁谤于无胜，
以是残因缘，
在于大众中，
宿对终不灭，
当护三因缘，
今我成佛道，
阿耨大泉中，
我比丘多欢，
堕于地狱久。
多舌童女来，
前立谤毁我。
亦不着虚空。
莫犯身、口、意。
得为三界将，
自说先世缘。」

佛语舍利弗：「汝观如来，众恶已尽、诸善普具，诸天、龙、鬼神、帝王、臣民、一切众生，皆欲度之，尚不免此宿缘，况汝愚冥、未得道者？舍利弗！当护身、口、意。」

佛说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罗汉、阿耨大龙王、八部鬼神，闻佛所说，欢喜受行。

佛说食马麦宿缘经第九

闻如是：

一时佛在阿耨大泉，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皆是罗汉，六通神足。

佛告舍利弗：「过去久远世，时佛名毘婆叶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在盘头摩跋城中，与大比丘众十六万八千人俱。王名盘头，与群臣、庶民、清信士女，以四事供养毘婆叶如来及众，终已无乏。尔时，城中有婆罗门，名因提耆利，博达梵志四围典籍，亦知尼捷算术，及婆罗门戒，教五百童子。

「王设会先请佛，佛便默然许之。王还具馔，种种浓美，及设床座，毳毼毼[登*毛]。办已毕，王执香炉，于座上长跪启曰：『今时已到，唯愿屈尊。』时毘婆叶佛，见时已至，便勅大众，着衣持钵，当就王请。大众围遶，往诣王宫，就座而坐。王即下食，手自斟酌种种肴饍。

「尔时，有一比丘，名曰弥勒，时病不行。佛及大众，食已各还，还时，皆为诸病比丘请食。过梵志山，见食香美，便兴妬嫉意曰：『此髡头沙门，正应食马麦，不应食此甘馔之供。』告诸童子：『汝等见此髡头道人，食于甘美肴饍不？』诸童子曰：『尔实见。此等师主，亦应食马麦。』」

佛语舍利弗：「汝知尔时山王婆罗门不？则我身是；尔时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罗汉是；尔时病比丘弥勒者，则今弥勒菩萨是。」佛语舍利弗：「我尔时兴妬嫉，意言是辈不应食甘饍，正应食马麦耳，及卿等亦云如是。以是因缘，我及卿等，经历地狱，无数千岁。今虽成佛，尔时残缘，我及卿等，于毘兰邑，故食马麦九十日。我尔时不言与佛马麦，但言与比丘，以是故，我今得食[打-丁+鸟]麦仁；以卿等加言，当与佛麦故，今日卿等，食着皮麦耳。」

于是，世尊说宿缘偈言：

「我本为梵志，	所学甚广博。
教授五百童，	在于树园中。
在毘叶佛世，	形骂诸比丘，
不应食粳粮，	正应食马麦。
汝等童子说，	实如师所道，
并及此等师，	亦应食马麦。
以是因缘故，	久受地狱苦。
尔时残余殃，	亦五百比丘，
婆罗门时请，	当会毘兰邑，
与卿食马麦，	九十日不减。
因缘终不朽，	亦不着虚空。
当护三因缘，	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佛道，	得为三界将，
阿耨大泉中，	自说先世缘。」

佛语舍利弗：「汝观如来，众恶已尽，诸善普具，诸天、龙、神、帝王、臣民、一切众生，皆欲度之，尚不能得免宿世余殃，况愚冥、未得道者？」

佛语舍利弗：「当学护三因缘，莫犯身、口、意。舍利弗！当学如是。」

佛说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罗汉、阿耨大龙王、八部鬼神，闻佛所说，欢喜受行。

佛说苦行宿缘经第十

闻如是：

一时佛在阿耨大泉，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皆是阿罗汉，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难也。

是时，佛告舍利弗：「往昔波罗[木*奈]城边，去城不远，有多兽邑，中有婆罗门，为王太史，国中第一。有一子，头上有自然火鬣，因以为名。婆首端正，有三十相，梵志典籍、图书、讖记，无事不博，外道禁戒及诸算术，皆悉明练。时有一瓦师子，名难提婆罗，与火鬣少小亲友，心相敬念，须臾不忘。瓦师子精进、勇猛、慈仁、孝顺，其父母俱盲，供养二亲，无所乏短。难提婆罗虽为瓦师，手不掘地，亦不使人掘，唯取破墙、崩岸及鼠壤，和以为器，成好无比。若有男子、女人欲来买者，以谷、麦、麻、豆置地，取器而去。初不争价数，亦不取金、银、财帛，唯取谷米，供食而已。」

「迦叶如来所住精舍，去多兽邑不远，与大比丘众二万人，皆是罗汉。护喜语火鬣曰：『共见迦叶如来去乎？』火鬣答曰：『护喜用见此髡头道人为？直是髡头人耳，何有道哉？佛道难可得！』如是至三。护喜后日复语火鬣曰：『共至水上澡浴乎？』火鬣答曰：『可尔。』便共诣水澡浴，已着衣服，护喜举右手遥指示曰：『迦叶如来精舍，去是不远，可共暂见不？』火鬣答曰：『护喜用见此髡头道人为？髡头道人，何有佛道？佛道难得！』护喜便捉火鬣衣牵曰：『共至迦叶佛去来，去佛甚近、不远。』火鬣便脱衣、舍走，护喜逐后，捉腰带挽曰：『为可暂共见佛，便还耶。』火鬣复解带舍走曰：『我不欲见此髡头沙门。』护喜便捉其头，牵曰：『为一过，共见佛去来。』」

佛语舍利弗：「尔时波罗[木*奈]国俗，讳捉人头，捉头者法皆斩刑。火鬣代其惊怖，心念曰：『此瓦师子，分死捉我头耶。』护喜语火鬣曰：『尔，我死终不相置，要当使卿见佛。』火鬣心念：『此非小事，必当有好事耳，乃使此人分死相捉。』火鬣曰：『放我头，我随子去耳。』护喜即放，火鬣便还，结头、着衣服，即相随共诣迦叶佛所。」

「护喜礼迦叶如来足，于一面坐，火鬣直立举手，问讯而已，便坐一面。护喜叉手，白迦叶佛言：『此火鬣者，多兽邑中太史之子，是我少小亲友。然其不识三尊、不信三宝、不见佛、不闻法、不供养众僧，愿世尊开化愚冥，使其信解。』火鬣童子熟视世尊，从头至足、从足至头，覩佛相好，威容巍巍，诸根寂定，纯淑调和，以三十二相，严饰其体，八十种好，以为姿媚，仪如娑罗树花，身犹须弥山，无能见其顶，面如月满，光如日明，身色如金」

山。火鬘见佛相好已，便心念曰：『我梵讖记所载相好，今佛尽有，唯无二事耳。』

「火鬘于是说偈问曰：

「『所闻三十二， 大士之相好，
于此人中尊， 唯不覩二事。
岂有丈夫体， 犹如马藏不？
宁有广长舌， 覆面舐头不？
愿为吐舌示， 令我决狐疑。
我见乃当知， 如经所载不？』

「于是，迦叶如来便出广长舌相，以覆其面上及肉髻，并覆两耳，七过舐头，缩舌入口，色光出照大千世界，蔽日月明，乃至阿迦腻咤天光，还遶身七匝，从顶上入。迦叶如来以神足力，现阴马藏，令火鬘独见，余人不覩。火鬘童子具足见佛三十二相，无一缺减，踊跃欢喜，不能自胜。

「迦叶如来为火鬘童子说法。说何法？说菩萨断功德法：『何等为断菩萨功德法？身行恶、口言恶、意念恶，身不可行而行、口不可言而言、意不可念而念。云何菩萨身不可行而行者？后作佛时，身形短小，族姓子！是为菩萨身不可行而行报也。云何菩萨口不可言而言者？后出家学时，力极勤苦，乃当得佛，族姓子！是为菩萨口不可言而言报。云何菩萨意不可念而念者？菩萨后成佛时，境内众僧，常不和合，在在处处，共相是非，族姓子！是为菩萨心不可念而念报。族姓子！是为菩萨三恶行对，族姓子！当弃是。』

「于是，火鬘童子即退前礼佛足，长跪叉手，白佛言：『我今忏悔，身不可行而行、口不可言而言、意不可念而念，愿世尊当受我此忏悔，从今已往，不复敢犯。』如此忏至三。迦叶如来，默然受之。火鬘童子、护喜童子，俱起，稽首佛足，辞退而还。

「火鬘童子于中路，忽思惟向三恶报，便报护喜曰：『卿为失利，不为得利；卿为无利，不为有利。我不应见卿面，不喜闻卿名。』护喜答曰：『何以故尔？』火鬘曰：『卿早从迦叶佛，闻深法宝，何能在家，而不作道？』护喜答曰：『卿不知我父母年老，又复俱盲，供养二亲，何由出家？我亦久欲为道耳，若我出家为道者，父母便当命终，以是故，不得出家耳。』火鬘语护喜曰：『我从迦叶佛闻菩萨行三恶缘对，不复乐在家。我欲从此还至佛

所，求为比丘。』护喜报曰：『善哉！善哉！火鬘得思惟力耶，便可时还。所以然者，佛世难值故也。』火鬘童子即抱护喜已，便遶三匝，叉手谢曰：『我设有身、口、意，过于卿者，愿见原恕。苦卿指授正真大道。』

「于是，火鬘童子说颂赞曰：

「『仁为我善友， 法友无所贪，
 导我以正道， 是友佛所誉。』

「火鬘童子于是说偈已，遶护喜三匝已，还诣精舍迦叶佛所，稽首佛足，两膝跪地，叉手白佛言：『宁可得从迦叶如来，下须发入道，受具足戒不？』」佛语舍利弗：「迦叶即度火鬘童子，为道授其具足戒。」

佛语舍利弗：「汝知尔时火鬘童子不？则我身是；火鬘父者，今父王真净是；尔时瓦师童子护喜者，我为太子，在宫嫖女，时夜半，作瓶天子来谓我曰：『时到，可出家去为道。』者是。舍利弗！此护喜者，频劝我出家，则是作道善知识也。」

佛语舍利弗：「我前向护喜作恶语道：『迦叶佛，髡头沙门，何有佛道？佛道难得！』以是恶言故，临成阿惟三佛时，六年受苦行。舍利弗！尔时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我如是虽受辛苦，于法无益。我忍饥渴、寒热、风雨、蚊虻之苦，身形枯燥，谓乎我成佛道，实无所得。舍利弗！我六年苦行者，偿先缘对毕也，然后乃得阿耨三耶三菩阿惟三佛耳。」

于是，世尊说宿缘偈曰：

「我昔火鬘童， 向于护喜说：
『髡头何有佛？ 佛道甚难得！』
以是因缘故， 六年日不减，
受此勤苦行， 望得成佛道。
不以是苦行， 能得成佛道，
非道而行求， 因缘自缠绕。
宿缘终不朽， 亦不着虚空。
当护三因缘， 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佛道， 得为三界将，
阿耨大泉中， 自说先世缘。」

佛语舍利弗：「汝观如来，众恶已尽、诸善普具，诸天、神鬼、干沓和、阿须伦、迦楼罗、甄陀罗、摩休勒、一切众生，皆欲度之，我犹不免宿对，况复愚冥、未得道者？舍利弗！当学护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当学如是。」

佛说如来先世因缘时，万一千天子，得须陀洹道；八千龙，皆受五戒；五千夜叉，受三自归。

阿耨大龙王叉手白佛：「世尊！于我泉上，受我供养，说宿命因缘法，使我将来成佛时，莫有如此因缘；使我众恶皆尽，作真净如来。」

佛语阿耨大龙王：「汝欲得如是愿者，当极护身、口、意，不令犯者，可得如上所愿，众恶消尽，作真净如来。」

阿耨大龙王闻佛所说，踊跃欢喜。以天栴檀香散佛及五百罗汉上。

佛于是为诸天、龙、神，说安慰法：「何谓安慰法？行布施法、行持戒法、行生天道法、行断欲法、行断三恶道法、行无漏法、行清净法。」

佛说如是已，与诸比丘，各离本花座。比丘围遶佛，踊在虚空，高七多罗，以神足飞行，犹鸟翔云，徐徐而还，在罗阅祇竹园精舍。

佛说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罗汉、阿耨大龙王、八部鬼神，欢喜受行。

佛说兴起行经卷下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04 册 No. 0197 佛说兴起行经

【版本记录】CBETA 电子佛典 Rev. 1.19 (Big5)，完成日期：2009/05/23

【编辑说明】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萧镇国大德提供，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北美某大德提供，毛佩君大德提供新式标点

【其他事项】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